


セパレーション  
伤离别

〔日〕市川拓司 著



南海出版公司



伤  
离  
セパレーション  
别

南海出版公司  
2009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伤离别 / [日] 市川拓司著; 李炜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 2008.9

ISBN 978-7-5442-4198-4

I. 伤… II. ①市…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 
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685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: 30-2005-029

SEPARATION

© TAKUJI ICHIKAWA 2002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2 by Alphapolis CO., LTD..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AIKOUSHA Inc., TOKY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SHANG LI BIE

伤离别

---

作者	[日] 市川拓司
译者	李 炜
责任编辑	翟明明
特邀编辑	张 苓
封面插图	陈 昭
装帧设计	新经典工作室·金 山
内文制作	李艳芝
丛书策划	新经典文化 <a href="http://www.readinglife.com">www.readinglife.com</a>
出版发行	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社 址	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	<a href="mailto:nanhaicbgs@yahoo.com.cn">nanhaicbgs@yahoo.com.cn</a>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印 张	9.25
字 数	170 千
开 本	890 毫米 × 1280 毫米 1/32
版 次	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42-4198-4
定 价	25.00 元

---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## 目录

伤离别

---

1

心声

---

171

后记

---

289

伤离别

*Separation*



最初的记忆，就是透过她的衬衣，看到的内衣亮丽的白色。

从最初的相遇讲起，无论如何也要从这里开始。

十五岁的她去掉了这一切矫饰，简单而大方，是一位腼腆内向的女孩子。

入学典礼结束后，新生们都汇集在教室里，老师为了图方便，按照学生名字的发音顺序，不分男女地分派了座位，五十岚之后是井上，所以我必然地被排在她后面，眼前就是她单薄的后背。

我不清楚是天气暖和还是什么原因，当时的她没有穿外套或马甲，只穿了一件衬衣。

我的眼睛被深深地吸引了。她细细的脖颈、纤细的身体曲线，像还未进入青春期的小孩子。

她用一个小文胸罩住了胸部，这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协调。

那东西给我的印象是白地红点。但实际上，透过淡绿色的衬衣看到的文胸是纯白色的。

十五岁的她具有的双重特点让我陷入迷茫，也许这就是促使两人走到一起的契机。

后来，我把这些讲给裕子听，她冲我暧昧地笑了笑。

“其实，对于十五岁的我来说，根本没有必要戴文胸，但是，在穿戴上又不好意思和其他女孩子太有差别，而且那个年纪的人都想干点超出自己水平的事。”

她又接着说道：

“不过，如果那个时候井上君告诉我这些，我会觉得自己的内心被别人看透了，或许第二天就不再去上学了。”

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，幸亏当时什么都没有说。我不擅长体会别人内心的感受，某些欠考虑的举动会不知不觉地伤害别人。

我们就这样相遇了，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她在我心中的分量微乎其微，她那冰清似玉的身体和逞能的修饰，只给我留下了不协调的印象。

她入学不久就参加了学校的体操队，后来，这个队的成绩在全国都名列前茅，我随后加入了田径队。如果再倒回二十年，这个队也有在全国高中体育比赛中获奖的历史，可当时是支连维持下去都很困难的弱小队伍。

我想，我们都很有天分。

她的条件非常好，小小的脑袋甚至能被我藏在手心里，身体纤细无比，还有比一般对手都跳得高的强韧双腿。

从生活在森林和草原的祖先那里，我们分别继承了敏捷和耐性这两种看似相反的能力。因此，在高二的那个秋天，我们两人都已成为全省前三名的选手。我们整日想的都是如何更快、如何更优美、如何更正确，几乎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。我们高中三年都在一个班，但是因意识到对方的存在而接触的机会，可以说极少极少。

比如，虽然我们乘坐同一路公共汽车上学，但除了体育队停止活动的考试期间，我们从来没有坐过同一辆车。

平时，她早晨坐始发车去学校参加体操队的晨练，两个小时之后，我



才会出现在同一个公共汽车站，其他的同学都会乘坐其间的某辆车。专挑这么晚的时间，归根结底，是因为我非常厌恶满车乱糟糟的喧哗声。

我每天早晨乘坐的公共汽车上只有两个人，简直像私人的包车，车上除了我还有一位女生，她和我一样（或者比我更甚）有厌人癖。她坐在汽车最前面，我坐在最后面。

当然，到教室的时候，第一节课已经开始了，但我们学校里没有对此啰唆不停的不知趣的老师，他们什么也不说，但会在期末评语上加一笔。我觉得这是非常文雅的做法。

我换上夜校学生用的室内鞋，把高年级同学给我的教师用书摆在桌子上代替教科书，慢慢地在我心中敲响迟了三十分钟的上课铃。

老师们像教育频道的木偶小人，讲的课无聊透顶，对我来说，其催眠效果超过采采蝇。因此，下午的课我大多擅自定为免修，一个人在田径队的屋子里面看亚伦西利托、约翰·福尔斯等我喜欢的英国作家的作品。

各科目的老师经常向裕子询问我不上课的理由。

倒霉的是，高中三年，她几乎都坐在我前面的位子上。老师们似乎预见了我俩以后的关系，都擅自把她定为我的监督人。

当然，裕子不可能知道我在哪里。对于老师的询问，她总是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，回答说：“不清楚。”这种一问一答在高中三年重复了无数次，在她的心中，“井上”和“不清楚”总是联系在一起。

事实上，这个时候的我们一点都不了解彼此。

她不知道我身在何处，我也只是看到了她的白色文胸。

不久升入高三，我抱着一丝悔恨和希望，结束了高中的体育活动，穿上了带有“考生”标志的紧巴巴的衣服，埋没在无聊的日子里。

即便如此，我也没有牺牲跑步的时间。

因为，对我来说，跑步和呼吸同样自然，而且同样不能缺少。

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效率最高地学习，我决定集中看四本高考参考书——英语单词、英语惯用语、古典作品和汉文，这样既经济又简单，符合我的性格。对于社会科目，我根本不想复习，打算在考试的时候发挥自己超常的直觉，在选择题上取得一些成绩。

在我参加的唯一一次全国模拟考试中，英语和国语的成绩排在前面，不过，在社会科目中却没有发挥出一贯的超常直觉，得到一个不吉利的分数，平均下来成绩当然非常一般了。不过通过这次模拟考试，我认为自己的学习方法基本没有错误。

这种高效的学习方法使我获得了大量的、甚至过于充足的时间，我便以尽情的奔跑来填补空白。

操场上已经没有高三学生的场地了，因此，我只能在离学校不太远的自然公园里寻求跑步的空间。

那一天放学后，我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去了自然公园。

如果说是命中注定，听起来有点事后聪明的感觉，不过回想起来，还是可以说，我们的相遇真像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。

我那天走的是平时不大走的近道，从国立大学的校园内穿过，而她养的患中耳炎的老狗——约翰，赖在公园门口指示板的柱子旁不想回去，这些最终成为让我们相遇的因素。

我把自行车拴在公园门口停车场的栅栏上，做了做热身运动，然后沿着通向树林的路奔跑。染成秋色的树梢随风微微晃动，发出簌簌的声音，就像小孩子吹的口哨声。我在透过树叶缝隙洒下来的金色阳光中，慢慢地跑着。

不久，前方的小路上出现了一位少女的身影，长发随风飘舞，浅黄色的毛纱风衣配着花格子的迷你裙，旁边有一条非常难看的狗。不知为什么，她的背影让我感到异常亲切，走近她时，那亲切感逐渐变成似曾相识的感觉，我莫名其妙地感到，脉搏的跳动加快了。

我又跑了两三步。或许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，少女慢慢地转过身，随后说道：

“你好，井上君。”

我当时仍然没有意识到她是谁，真是太傻了。在叫出我的名字却又素不相识的女孩子面前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笨拙的沉默带来的压抑，让我感到胸闷。

因为不好意思和她的视线相对，我只好盯着花格子迷你裙下修长白皙的双腿。她的腿和透过云层照到地上的光线相似，光滑而笔直，也让人感觉缺少这个年纪的女孩子应该具有的性感。

五十岚。

我突然意识到她是谁了。如果她穿着白色的衬衣，或许我能马上想起来，不过我并没有把这想法说出来。

“你好，五十岚。”我说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也许这才是两人真正的相遇。

在绝不会交叉在一起的两条平行线上，维纳斯女神的儿子加了一点变数。她非常可爱，这么可爱的女孩子竟是自己身边非常熟悉的人，这让我更加心神不定。

“看来你喜欢跑步。”

一听到她这样说，我莫名其妙地脸红了。“喜欢”这两个字，当她用那纤细微颤的声音说出来时，我的心不禁微微一动。

“是的，喜欢。”我感觉自己像在表白什么，又慌忙加了一句：“是说跑步。”

“哦。”她说，“我也喜欢。”

我愕然地看着她的脸。

“我是说和约翰在这个树林里散步……”她说，露出了微笑。

总之，我们在十五岁那年相遇的时候，就逐渐被对方吸引，只是还不习惯那份感情，不知该如何处理，只好压上石头，让它沉到心底。

“为什么以前我们没在树林中遇到过呢？”我问。

她扑闪着大眼睛说：“是啊，今天我在公园门口待的时间比平时稍长一会儿。”

哦……

“我到公园门口的时间比平时稍早一点。”我说。

“这么看来，我们平时总是错过去一点。”她说。

“好像是这样。”

“要不要明天也和今天一样，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呢？”

听到她这句话，我感觉内心深处的某个东西急速地浮了上来。

是的，老实说，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坠入了爱河。

从那以后，我们两人几乎每天都在林中相会，拼命地交谈，像要补回过去三年的时光。

这种感觉，就像我一直独自生活在狭小的房间里，轻轻地打开门，走进旁边的屋子，却发现她就在那里。本来，两人离得非常近，却绕了一个大圈子。在走廊的对面和前面，还有无数个并排的门，我却一概没有兴趣。

我明白两个人比一个人好，即便如此，三个人是否比两个人感觉好，我却想象不出。

眨眼间到了春天。

感觉四月比往常早到了一个月，不过这或许是我的错觉。

裕子考上了东京的专科学校，住进了世田谷的学生宿舍。

我决定上当地的教育大学。

考试科目只有英语和国语，出于实用主义的目的，我才报考教育大学，但压根儿就不打算当老师。我还同时报考了东京私立大学的教育系。英语和国语考得还凑合，但社会科目创下了超出概率的、难以置信的纪录（说实话，无限接近零分），结果没有考上，那超常的感觉发挥了负面作用。这两所大学的田径队都很有名，这是我报考的另一个动机。但由于我不纯的动机，将来国家或许会失去一位有才干的教师，一想到这些，我的心就会微微发痛。

这样的结果导致两人在空间上远远地分开了，不过，我们还是尽可能地创造出沟通的时间。情感上的质朴使我俩都对电话有所畏惧，因此，我们的交流全部依赖通信。

或许这种急不可耐带来了反作用，只要有机会见面，我们就用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去了解对方。说实话，我们都太年轻了，拥有比任何人都柔软、都有魅力的身体，无法忽视它们的存在。

我还保留着两个人当时的自画像，那看上去就像内衣广告。只穿内衣躺在床上的两个人，就像在晒太阳的猫，满脸洋溢着幸福，轻松自在，天真烂漫，充满好奇，正用懵懂的眼神审视着面前陌生的世界。

实际上，我们很少拥有那么轻松自在的时间，一个月只能见一两次，能单独相处的场所也极少。如果运气好，赶上家里人都出去了，我们就能在

我的房间里慢慢地享受做爱的快乐。如果公园里人少，我们就能互相爱抚；在深夜的车站大厅里，可以拥抱在一起；在傍晚的十字路口等信号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静静地亲吻。

我没有足够的钱去旅馆，因为没有比热衷体育的学生更穷的人了，但我们十分满足。

我们由于欠缺考虑，忽视了许多东西，不过我想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。本来嘛，有多少十几岁的人能深思熟虑呢？肉欲无限高涨，甚至奢望可以在空中飞翔，当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时候，又有谁能想到，这肉体会成为人生的桎梏呢？

那，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出现了。

对我来说，那以后的人生，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突然袭击。

简单地说，裕子怀孕了。

我们的避孕方法非常拙劣，毫不稳妥，但我们依然难以相信，生命竟然如此简单地产生了。虽然一直在肥沃的土地上浇灌着甘露般的生命之水，我们却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的意义。

按时间推算，她会在临产前挺着快要爆炸的大肚子参加毕业典礼。我们想，即便如此，也能凑合着把毕业证弄到手。一毕业，她立刻开始工作，孩子全由我来照顾，等我毕业后两人马上结婚。顺序虽然有点颠倒，我们却认为可以做到，而且非常认真地制订了计划。

但是，把怀孕的事和以后的计划告诉双方的父母后，我们才意识到这想法是多么幼稚，视野是多么狭窄。我们只在两人构建的世界中考虑问题，完全没有考虑其他人与社会的因素。双方父母（特别是裕子的父母）极力反对把孩子生下来，都说趁早把孩子打掉是最好的选择。

他们说出这些话之前，我们从没这么想过。这句可恶的话使我们面色

苍白，准备和冷酷的父母抗争到底。他们的武器是社会、常识和道德等庞大的重武器，我们只有本能的热忱和缺乏逻辑的激情，可以说是赤手空拳，顶多握着几颗小石子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像巴尔干半岛主张民族自治的人一样，勇猛地参加了战斗。

但是，这个教训让我深刻认识到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在这样的战争中，真正的受害者都是非战斗人员中的弱者。

失去的，是我们那本应出生的孩子。

当时，裕子的身孕还没有进入稳定期，后来的诊断也确定，她的子宫有问题，但我一直认为，是争执的压力最终导致了孩子的死亡。

一切结束后，裕子躺在病床上含泪对我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“不用道歉。裕子，因为你比我更难受。如果要道歉，我们两人一起对本应降生的孩子说对不起吧……”

我说着，抓起了裕子的手。

“如果能在众人的期盼中，把孩子带到这个世上就好了……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哎，你说我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”裕子低语着。

“我感觉可能是个女孩子，能跑得快跳得高、和裕子非常像的女孩子。”我说。或许，我是有这种感觉。

“将来的某一天，这个孩子的化身会再次来到我们身边吧？”

“是的，所以，这只是短暂的分别。”

后来，我依然能清楚地想起那时的对话。而且，发现那时的预见和眼前的现实存在奇妙的相似，我感到类似眩晕的迷茫。

这件事，给我们未来的日子投下了冰冷的阴影。她不再练体操了，我也差不多搞垮了身体，离开了体育。父母们禁止我们交往，感觉在一起比

以前更难。我们躲开父母的监视，偷偷地用别名写信往来。那个时代，手机和电子邮件尚未普及，说声“Hello”，一周后才能听到对方的答复，像在地球和天王星之间通信的宇宙飞行员。我们和十八世纪将书信作为唯一联系手段的恋人没有多少区别。

后来，她专科学校毕业后，就职于当地的一家体育俱乐部，情况改善了许多，有工作这个堂而皇之的理由，她能在外面自由活动到很晚。

夜间，我们在没有行人的大马路上漫步，在空无一人的操场，坐在长椅上交谈。

那个时候，我的身体状况极差，几乎过着在地上爬的生活，和她一起度过的时间是我唯一的支柱。

这样过了两年，我大学毕业了。

正如起初的决定，我没有当老师，而是选择了相邻的小镇的一家小型司法代书事务所。

按照十九岁时的约定，我们要趁这个机会结婚。尽管孩子已经死了，为了她（他）的再次降临，我们想提前准备好场所。

我们宣布结婚时，她父母的愤怒超乎想象。他们严厉地责备她一直偷偷摸摸地和我交往，还断言我是最差劲的人。我的父母倾向于接受我们的结合，但或许是顾忌她的父母，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。

当然，我们没有奢望父母会举起双手祝福，但也没想到会遭到如此干脆的否定。作为他们的孩子，我们受到了伤害，但为了自己将出生的孩子，我们决心自立。

我和裕子在两人工作单位的中间地段租了一套两居室。

把简单的行李运来的那个晚上，在小小的折叠桌子上，我们在结婚登记表上签了字。就这样，我们成了夫妻。



“喂，你觉得我最近瘦了吗？”裕子说。

我隔着餐桌仔细观察她的脸。

“瘦了吗？”

我轻轻地摇摇头，回答道：“脸看上去倒是比以前丰满些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，接着吃盘子里的腌肉。

店里很安静，低调地演奏着《夏日之恋》，烘托出安静的气氛。

我们为了庆祝第一个结婚纪念日，来到了国道旁的一家意大利餐馆，离我们的公寓步行需十分钟左右。里面客人稀少，服务生无聊地站在那里，呆呆地盯着店门口。

“体重减轻了？”我问。

她一边用叉子叉水芹，一边回答道：“不清楚，最近没有称，但感觉所有的衣服都变大了，裙子也变松了，有点担心。”

“哦。”我想了一下，问，“是不是又恢复到以前的体形了？”

她练体操的时候，体重只有四十公斤左右，即便由于怀孕和流产而停止体操练习，体形也没有太大变化。婚后她的体重开始慢慢地增加，现在已有四十五公斤了，这主要出于她的努力。我们两人想要孩子，为此她得稍微胖一些，使身体适合妊娠。

“虽然我在拼命地吃……”

和叹息声一起吐出的这句话背后，包含着忧郁的疑问：为什么还没有怀上孩子？

我们期盼着能和失去的孩子再次相见，总感觉两人的世界并不完整。我和裕子都认为，孩子肯定能为我们填补内心空虚的部分。尽管没有得到